

回家

□重庆 吴嘉陵

几年前,由于工作原因,我回到了离开近十年的家乡。在这个速度至上的时代,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使家乡变为异乡,使归家的游子变成远道的陌客。

首先是家门口消失的烟火喧嚣。离开以前,我家所在的这条滨江路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一楼的临街临江商铺几乎家家都开着茶馆,铺子里面是震天的麻将声,铺子外面人行道上坐的才是真正喝茶聊天吹江风的人们。兜售麻辣串、各种卤味、冰粉凉糕、凉面酸辣粉的小商贩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有的就只是端着一个篾箕,沿路穿梭叫卖。夏日的夜晚,我常常是在楼下那些夜深了还不愿离去的人们依稀可闻的聊天声中进入梦乡的。时隔十年,由于严格取缔了占道经营,这条路上尚在营业的茶馆儿所剩无几,沿路叫卖的小商贩也随之消失无踪,这些静得出奇的夜晚反而让人难以成眠。

翻天覆地的交通组织变化,更是让我晕头转向。曾经直来直往的城市街道,被立交、下穿隧道、单行道、大循环改变面目全非,以至于没有导航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当外地朋友询问家乡旅游攻略时,我几乎冲口而出:“其实我也不熟啊……”

这种对家乡“不熟”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碰上了那对推早餐车的老夫妻。一天早上,我到达单位楼下时已然迟到,于是就绕道侧门进去。侧门正对一路公交车始发

站,一对看上去年纪在60多岁的老夫妻推着小推车,在公交站牌后面的角落里卖早餐。

我匆匆路过时顺便扫了一眼早餐车前挂着的硬纸板,上面写着豆浆、煎饺、茶叶蛋、糯米团、油茶。当糯米团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不禁一阵欣喜,因为这种早餐食物在我上中学以后几乎没再吃到过。

我们的小学校门口曾经是食物的天堂,无论上学还是放学的时段,都会有好几个老婆婆在那里兜售各种吃食。每次早上来不及吃早饭,我就会在门口买一个糯米团藏在书包里带进教室,晨读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便躲在立起来的书后面悄悄吃掉。不知道是不是偷吃的违禁感起到了催化作用,这种拌了黄豆面、夹着油条的糯米饭团,在那天早上看到竟然有人在卖糯米团时,我内心的激动心情难于言表。但上班时间毕竟迟了很久,我也只能快速进入办公大楼。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地不吃早饭空着肚子出门上班。可是走到公交站时,却没有看见昨天那对推早餐车的老夫妻。从期待的巅峰跌入失望的谷底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痛彻心扉的结论:好东西绝不能等待。

第三天上班,虽然没有抱着任何期望,但我还是决定绕道侧门。远远地,看见那对老夫妻正推着早餐车向公交站走来,我顿时雀跃了。尽管早上在家吃得饱饱的,但

待他们走到角落里停下来后,我赶紧过去说,来一个糯米团。

只见老婆婆从锅里舀出一勺糯米饭,压散摊开铺在一块纱布上,然后放一勺黄豆面、一勺白糖,再把炸得焦脆的油条掰成小块搁在里面。紧接着,她便用纱布将糯米饭团起来,以便把料都包裹在里面。最后把整个饭团往黄豆面盆子里一扔,再翻几个身,就裹上一层厚厚的黄豆面外衣。我从老婆婆手中接过尚温的糯米团,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炒后极香的黄豆面从内外两边同时夹击着糯米,粘牙的糯米就着脆脆的油条,让我在回到家乡之后第一次有了“熟悉”的感觉。

“小妹妹,要来一碗油茶吗?”在我付钱的时候,老爷爷问道。

“今天就不用了,谢谢。为什么你们昨天没出摊呢?”

“昨天来啦,我们天天都出来的。有可能是你来早了哟,我们从壹街那边一路推过来,到这里一般8点50左右。”

原来如此啊。于是以后每个工作日的早上,我都像去赴一个固定的约会,掐着时间到达单位楼下。有时候小推车不在角落里,那也没有关系,这对老夫妻只是在路上耽搁了,我只需要在那里等一等,但永远不会落空。然后买上一个糯米团、一碗油茶,有时会加一个茶叶蛋,拿到办公室,偶尔也需要躲避着领导,在座位的隔间里悄悄享用。熟悉的美味和熟悉的偷吃,让我终于可以真正回家了。

牵手

□南京 徐影

近来天气暖意融融,我拉老伴去观栖霞红枫,他说:年年去,年年看,还有啥看头?我说:你一天到晚要看历史古迹,都是灰蒙蒙一片又有多大意思?经过一番舌战,他乖乖妥协随我而去。地铁转公交一小时零二十分钟,我们随人群入景区,游人如梭,导游带着团队,有些乱哄哄,这是我近几年去都没看到过的人潮。

我们戴着口罩,绕过人群,穿过明镜湖,看看千佛崖,再围舍利塔顺时三圈,心里默默祈祷,家人平安,朋友平安,世界和平,不经意间声音竟从嘴巴蹦出,他突然对我说:有点和平大使的味道哎,我说:心中有,便都有。

想起今天的主题奔红枫而来,暖阳下红枫似火红,浓烈迷人,却因人多嘈杂不能静静观赏,似乎少了一番情趣,于是我们决定上山看看。

上山的车子停下,我们来到观赏亭,俯瞰江面,船只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听身边一游人说附近靠龙潭码头,不知是否?返身继续走向山的最高点,眼前豁然开朗,枫林连绵一片,满山红叶铺天盖地,美到惊艳,很惬意,很享受。我兴奋地用手机记录下层林尽染的栖霞丹枫,在两位热心小同学的帮助下,我邀平时不爱上镜的老伴一起合影,选好位置随小同学一声召唤,不知不觉中岁月磨砺下的两只手已经紧紧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下山的大路很平坦,信步枫林栈道,暖暖的阳光洒在一片片红红的枫叶上,如霞似锦。被淹没在这里,犹如画中人,别有一番情趣。每一处景致都让人兴奋不已,回到家翻开手机相册欲发朋友圈,点开与老伴合影的那几张照片,只见他那沟壑纵横的脸在红枫暖意下,露出了虽然不那么漂亮却很自然的淡淡微笑,我知道他今天一定玩得很满足。再问他今天游栖霞有何感想,他说:看古迹了解的是历史,看红枫那是一种享受,栖霞山既有千年历史又有色彩斑斓的枫叶,周边又正在建设发展中,栖霞山就是金陵一张魅力名片。

一个字:好!明年我们还要去。

向阳河边的钓鱼翁

□南京 吴月华

午休时,我喜欢到庐山路向阳河健康绿道散步。河边高大的水杉树木和一些低矮的小灌木,投影在向阳河里,微波粼粼,水石明净。

几位老渔翁在向阳河边钓鱼。一位渔翁打开随身携带的干粮配着茶水,吃得津津有味。我好奇地凑过去:“钓了多少条?”渔翁欣喜地拎起鱼篓子向我展示他的战利品。另一位钓鱼翁坐在河边,杆不离手,甩杆收杆,鱼钩每每在水面划出一道水痕,煞是好看。再瞧他脚下篓中十几条鱼儿,满是欢喜。

向阳河的鱼儿还真不少,他们迎面向着河风,守望一池平静的河域。浮标开始起伏,他们便调整自己的姿态,一手握杆,一手转动鱼轮,一收一放,动作娴熟,再提杆

时,鱼钩带着鱼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钓鱼也有学问,渔翁告诉我,不同的季节,水面温度有所不同。早上的时候,气温比较适宜,鱼儿相对比较饥饿,这个时候出钓开口率很高。夜深人静,鱼的胆子大起来,钓鱼自然就容易些。下雨或雨后出钓,上鱼率也会很高,雨水会增加水体氧气量和食物,活跃的鱼比较好钓。

渔翁自豪地介绍经验,说他钓了一辈子的鱼,还在摸索。钓鱼必须要选好位置,就是人们常说的鱼窝子要选在河湾及水流缓慢、平稳、避风,有小树棵和水草的地方,鱼最喜欢到这些地方觅食。鱼饵要经常调换,选用活的水虫和蚯蚓。看着渔翁花白的须发,说话的

模样却像一个贪玩的孩童。

渔翁们不会为没有收获而恼怒或烦闷,每当钓上大鱼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到一起来凑热闹,分享收获的喜悦和快乐。当一条鱼从钩上挣脱而逃时,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们钓鱼,只是一种消遣和娱乐,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享受每一个惬意的午后,永远充满无限希望。

望着冬阳下渔翁们垂钓的背影,一手执着一根与他们等高的鱼竿,一手提着鱼篓,缓步离开向阳河,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对渔翁执着、坚守、专注精神的敬意。

生活中有太多平凡而又平淡的午后,不经意间享受到与众不同的愉悦乐趣。祝愿我们到七老八十的时候,都能老有所乐。

挑担货郎

□南京 徐昕

如今,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已不多见。几十年前,上小学时,挑担货郎对我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那时学校隔三差五停课。早起吃饭,一边摸着藏在口袋里的硬币,喝着粥,一边竖着耳朵听巷口挑担货郎的吆喝声。这些声音我烂熟于心,我立马能辨别出老马货郎的声音。

老马货郎驼背,他挑担子时扁担不是压在肩头上,而是僵挺着脖子,吃力地仰着头,用两只手向上顶着扁担。老马货郎又卖东西,又收些牙膏皮、头发、破铜烂铁等物。吸引我的不是老马货郎竹筐里的糖豆、瓜子,而是他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小人书。

看老马货郎的小人书不能蹲在他的货郎担边上,而是要躲得远远的,看一本书一次收一分钱,若要是带回家晚上看就再加一分钱,但第二天必须准时归还。像《三国演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小人书都是那时看的。有一次,怀里揣着从老马那借的书去还,可几天都不见他的身影。终于,在一个雨后天晴的早上,又听到了他熟悉的吆喝声,心里顿时像猫爪子挠似的,赶紧去摸口袋,才想起仅有的几个硬币借给同学了。

突然,急中生智,我想起几天前隔壁“小辫留”让他爹给剃了个光头,那条小猪尾巴似的辫子被他爹丢进了大杂院后的一条沟里。于是,我像猴子般一跃攀上后院的大槐树,抓着伸出院墙的虬枝一跳就轻轻地落在了海绵般的草甸上。连天的大雨让院后的这条沟变成了一条小溪,“小辫留”的辫子就像一条黝黑的响尾蛇甩着尾巴在溪水中蠕动着。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脚踩入水中抓住了它。

当我来到老马货郎跟前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看我,却流露着几丝回避的异样眼神。我满以为是因为迟还他书了,便连忙从怀中掏出书来还他。老马货郎见状,吃力

地挺起脖子,急促地摆手示意让我不要掏出书。接着,他连连咳嗽了几声才说:“没书借了,都被街道没收了。”停了停,他又说:“那本书,你要是喜欢就留着吧。”我失落地望着他,拿出那条辫子放进他收旧物的那只竹筐里。

当我转身走时,他叫住了我。我以为他又会像往常一样变戏法般地摸出一本书来,他却像欠了我什么似的说:“小学生,我把眼睛闭上,你睁大眼睛看我然后说个数,我用手朝玻璃罐里的糖豆一摸,你说多少颗就是多少颗,保证不多也不少。”说罢,他嘿嘿地笑了下。我迟疑地摇摇头说:“等有书了,我再来借。”老马货郎很是失落,又习惯地缩了缩脖子,没再言语。后来,听到他的吆喝声,我又去了几次,可都是失望而归。慢慢地,我也就不再去找他。

那天,我乘公交车去江边晨练。一位挑着竹筐的老人上了车,竹筐里是些花生糖、小麻花、甜米球之类的食品。上车后,老人并不坐,而是把两只竹筐拢在脚前,一手抓着车顶的吊环,一手扶着扁担站着。望着他,我眼前忽然浮现出了老马货郎的影子。

终点站下车时,我见老人挑着担子挺吃力,便上前帮了他一把。清晨,江边几乎没几个人。我好奇地问老人:“现在超市遍地都是,这竹筐里的东西有人买吗?”老人边走边说,儿子大学毕业后来南京找了份工作,现在娶了媳妇,又租了房子。媳妇快生了,他和老伴便从山东农村赶来帮忙。儿子租的房子住不下,他和老伴又租了一间。虽说房子小,租金却挺贵的。他想趁着身体还行,帮儿子省几个钱,有带小孩来江边玩的人图方便买些吃。

我回去时,时候已经不早了,我朝老人站的地方看了看。他依旧扶着扁担在凛冽的寒风中静静站着。看我朝他看,他慢慢地向我招了招手,我一时竟眼睛模糊。

问题

□贵州安龙 查世霖

父亲晚上睡觉时,喜欢把他的房间门从里面反锁上,使卧室形成独立的封闭空间。

那天晚上有点冷,十二点多钟,我担心父亲的被子盖得不严实,又从床上爬起来,想进父亲的房间里去看看,可是开不了门。更不能叫门。父亲年事已高,起来、睡下地折腾,很费劲。

第二天晚上,我让他暂时别从里面把门反锁,我要看看他上床睡下时,能不能自己妥善地把被子盖好。

被子是我先帮他整理好的,他上床以后,倒是能够拉来自己盖在身上,也不必帮他掖掖被角什么的。

但是,父亲在这之前的一个行为,让我目瞪口呆,一下子紧张起来。

父亲的床前一米处,是一张三人沙发。父亲坐在床沿,脱了鞋,

伸长手臂,尽量往前倾着身子,力图要把鞋子放到沙发上去。

他睡的是我们以前用的那张老式婚床。架子床的床腿比较高,床面前又没有榻凳,父亲坐在床沿,双脚悬空,不能脚踏实地。他这样悬着双脚坐在床边,往前倾着身子把鞋搁到沙发上去,或从沙发上拿取鞋子时,如果重心过分偏离,极有可能把持不住身子一头栽倒在床下。那一来,就要出大问题了!

幸好我这次坚持要等着观察他怎么睡下,想想真是后怕。

我搬来一张小方凳摆在父亲的床面前,当作简易的榻凳,让他搁鞋子。这样,伸手可及,方便他放置和拿取鞋子。同时,他脱鞋、穿鞋时,都可以踩在凳子上面,方便得多。

生活中,问题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未卜先知,只有用心,才有可能化解问题。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58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